



我拍我秀

秋的喜悦

▲枯黄的草地,洁白的羊群,举起的扬鞭,放飞的是少年的梦想。 李超 摄

▶火红的柿子挂满枝头,是丰收的喜悦和秋天的问候。 李超 摄

▼金黄的叶,湛蓝的天,摇曳的树影间,是秋天给予我们最深沉的眷恋。 李超 摄



龙桑火烧寄深思

一思

圆如满月色微黄,
炒面调油巧配糖。
遐迹传名少得利,
循源谢氏点心坊。

这首小诗描写的是我的家乡龙桑寺镇的风味美食——糖酥火烧。

这镇很小,但历史悠久。据传,当年刘秀被王莽追杀,人困马乏之时在此地的一棵桑树下睡着,巧被一蜈蚣拱醒而逃脱一劫。后来,人们陆续在此建寺设集,刘秀也做了真龙天子,于是几经变化,便有了龙桑寺的美名,才有了龙桑寺糖酥火烧的美食。

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我才六七岁时,每每遇到集日,便娇嗔地缠着爷爷一块儿去赶“寺上集”,目的就是吃上一个龙桑寺街东头大桥处火烧店的糖酥火烧。到了集上,在爷爷一句“给,吃吧,自己好生玩”中,



满怀期待地接过爷爷手里那个热乎乎的糖酥火烧时,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

每每这时,望着这黄酥油亮,香甜芬芳,酥而不碎,焦而不糊的糖酥火烧,我总是一小口、一小口地慢慢咀嚼,任味蕾的欲望在舌尖上肆意绽放,慢慢享受,爷爷则忙着做他的事

情。散集了,如果爷爷高兴,我“表现良好”,还会再给我补加一个,于是,祖孙俩有说有笑,各怀满足,一脸灿烂地共同回家,撒下一路欢声笑语。

说起这种糖酥火烧的来历,还有一个故事。在清朝或者更早的时候,一擅长制作各式糕点的谢氏人家自外地迁至龙

桑寺石家村落户,便在家里开了一家点心作坊,后沿袭传至第四代孙谢思三时,他和邻村邱家的妹夫李登翠合伙在龙桑寺街东头开店,两人就将月饼和酥皮点心的制作技术整合升级,制成了既具有月饼香甜味道,又具有酥皮点心酥软特点的糖酥火烧,加上一年四季又皆可食用,于是,这火烧的美名越传越广,直至今日。

岁月悠悠,如今,爷爷已经去世多年,我也在外漂泊了近半生,一路走来,改变了乡音,衰老了容颜,吃遍了无数美食名吃,但总是觉得它们都没有家乡的,尤其是爷爷当年给买的那种糖酥火烧味道纯正、醇香宜人。所以,这浑圆厚实、醇香酥软的家乡火烧一直氤氲在我的记忆里,萦绕在我的梦境里,活跃在我的舌尖上,成为我人生历程中最为难忘的一道风景。

我想,世间万物大概都是这样,唯有浸染了浓浓的亲情,才会留有最美的心景。

迁徙的候鸟

(外一首)



石泽丰

只有你们
真正读懂了山山水水
一路迁徙
追风逐月
在你们左右
一湾等待的湖
瘦成掩面而过的文字

长空万里
你们把季节
捻成长长的视线
眺望风花雪月
那些鸣叫 惊动
幽谷吞下寒梅罪深的魂

我一次次凝望你们
列队过黄昏
暮色随之披散开来
点点滴滴 寒露
寒了谁的眼
又湿了谁的羽毛

初冬,回家祭奠父亲

北风早些时候就来了
我迟了一些,脚不更事
迟过草的枯期
迟过一场干燥的梦

我回家祭奠父亲,初冬
田地空旷
就这么几斤茶叶
送给大伯、二叔还有小婶

父亲不要
生前就谦让
这回在另一个世界里
更用不上

草从春天长起
秋天枯黄
山丘上的一块墓碑
一面是模糊的字迹
另一面是我永远的忧伤

征集令

为了给商河喜爱摄影和文学创作的广大读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今日商河》特开辟副刊专版,主要包括“我拍我秀”、“商河地理”、“商河文化”、“名人轶事”等栏目。

其中,“我拍我秀”为广大摄影爱好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投稿图片可以是商河的风景、人物,也可以是一些有趣或感人的场景;“商河地理”主要介绍商河本地的一些老街老巷、古镇村落、山川河流,以及和它们有关的故事传说;“名人轶事”则主要介绍商河名人一些不为人所熟知的故事。喜欢文学创作的读者也可以将自己创作的散文、诗歌等发给我们,我们将择优刊登。

稿件要求原创,投稿者若抄袭、模仿他人作品等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或者稿件内容侵犯他人名誉权、隐私权、人格权,由投稿者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自负文责。

投稿邮箱:jrshfk@163.com qq群:239943220